



责任编辑 朱洁
2022年5月8日 星期日
校对 张武

吃在湘潭

马立明

人往老走，牙齿就不好使了，有时也会失眠。这时，我的老伴就会时不时地做些“冰糖莲子粥”或是“冰糖莲子银耳汤”给我吃。说也怪，吃了这些睡眠就好多了，口、鼻间的红痘、黄脓小疖也没有了。原来，这种冰糖、莲子、银耳等食材，有强心安神、润肺止咳、清痰祛火等功效。

买莲子，我夫人看重品牌。她一定要买湘潭白石铺、河口、花石一带盛产的湘潭。这种莲子，不但颗粒硕大，洁白圆润，而且含淀粉多，味道香甜，营养丰富。据说，这种湘潭还远销日本、美国、法国、港澳台及东南亚。

说到白石铺的莲子，曾子斯、长于斯的国画大师齐白石更是情有独钟。特别是他到了晚年，常以湘潭入画，以湘潭寄托乡思、乡恋。如题画荷花云：“一花一叶扫凡胎，抛杖拈毫画出来。解语荷花应记得，那年生日老萍来。”又：“荷花瓣瓣大如船，荷叶青青伞样圆。看尽中华南北地，民家无此好肥田。”

牙齿不好，就只能挑软的买。近年，我们夫妇要是回乡下去看望八九十岁的叔婶，就会去超市买些法饼、雪米、灯芯糕之类的食品。因为这些食品不但香甜可口，而且松软酥脆，入口即化，是老年人的最爱。

灯芯糕，当以湘潭产的灯芯糕为上品。这个老牌子名优特产，曾于1915年在拉了美洲“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还获过奖呢！如今，我只要去超市就会买些回来吃，我喜欢它那肉桂、薄荷、酥糖的味道。灯芯糕当然是以形似“灯芯”而得名。它是用上等糯米、白糖、肉桂、薄荷等原料加工而成。据悉，由湘潭日出东方食品工业有限公司生产的“日出东方牌”灯芯糕，还获评过“湖南十大特色食品”呢！

用“灯芯”加“清油”用来照明的灯，如今我的“乡愁馆”里还有两盏。我自幼读书、做作业时，就用过。这两盏灯是我父亲解放初在原株洲县（今渌口区）雷打石瓷厂做的，属青花。这两盏灯的油盆中间，还署有我父亲的名字。由此又使我想起齐白石老人的《灯鼠图》和《凄迷灯火更宜秋》等佳构来。如今的年轻人，如果要知道和看看这种灯和灯芯，不妨去读读白石老人的画。

肉，也是我们老年人喜爱的佳肴。前几年，株洲晚报老年大学请我去讲书法，其中有位年龄比我大的卢姓学员，他见我送了两碗湘潭“猛矿扣肉”。这“猛矿扣肉”，不但肥而不腻，入口酥爽，而且刀工粗细，肉片切得薄，加上红褐色椒纹的油光外形，看上去就色香味美，让人垂涎。如今一到春节，我就会按照“猛矿扣肉”包装上的通信地址，网购几碗回来。

面，老少咸宜。特别对上了年纪的老同志，已成为他们的主食。上面我提到的那位卢姓老学员，十多年来，风雨无阻，在每年的12月26日，他都要去韶山参加“万人同吃福寿面”活动。据说，韶山为纪念伟大领袖毛主席诞辰，每年要举行“万人同吃福寿面、万人健身长跑、万人同唱《东方红》的“三万”活动。”此举，真令人振奋和神往……

不久前，我的老友赵志超写了一本《吃在湘潭》，里面介绍了许多湘潭的名优特产，这让我很亲切，也借此介绍给爱好生活、爱好美食的人读一读。

给妈妈喂饭（组诗）

梁尔源

妈妈手中的筷子
夹不稳日子了
那干扁的双唇里
苦涩掏空了白玉般的时光
给妈妈喂一口烂巴饭
马上就有一小口甘甜的乳汁
从幼时的胃中返回味蕾
妈妈的饭量越来越小
她的胃中堆积了
太多消化不了的岁月
那些勒紧裤带的年代
她地瓜和粗粮
酿成洁白的乳汁
一口一口地堵着嗷嗷的嘴
现在，再好再甜的反哺
也无法填满母爱的深渊
那天，不小心将饭粒掉在餐布上
妈妈立刻低着老花眼
用颤抖的手
满桌子抓取那饭粒
那急迫的心情
就像在寻找
几时走失的我

洗脚盆

母亲深陷的眼神
仍翘首远在天边的儿孙
干涸得所剩不多的心血
用量子纠缠的方式
焙熟乳沟中远行的太阳
寒冬，她佝偻的躯体
再也无法将体温
充盈到老丝瓜瓢般的血管
买个洗脚盆
睡前给她烫烫脚
揉揉那瘦弱筋骨的足趾
让母亲那扛着岁月的蹒跚步履
再从心窝上走一趟
看到千般般的脚丫开始红润
树枝上的皮肤有了光亮
霎时激活婴儿时光
那些在怀中手舞足蹈的记忆
在月亮冻得发白的夜晚
母亲用火烘烘我红肿的冻疮
莲藕般的肢体
莲蓬般的胸膛上
整夜都裹着滚烫的爱意
如今，每天给母亲暖暖脚
企盼她的枯萎能返青吐绿
真想再一次歇乘
母亲承载春天的脚步

发呆的母亲

孩子们走远了
母亲痴痴地注视那个方向
天空的云覆盖了翅膀
风站在无形的空间
溪水一步步往山腰中后撤
景色在眼神中凝固

斜阳从门庭投过来
母亲的佝偻在堂屋中
拖出长长的问号，神龛里
菩萨终于可以静下心来
那双空洞的眼神
现在却不知
谁还需要保佑

她忘记走失了什么
想不起最近忙乎些什么
甚至弄不清自己姓甚名谁
为什么站在一块空白的脑海里
记忆里，只剩那间老屋

她仿佛又听见
自己第一次分娩的惨叫

母亲的“歌”

罗剑镔

头皮停下来。她总是一遍又一遍地念着这些，当然我不可能全装听不见。我最不能忘记的就是她总是拿她那从前吃过的苦来和我作比较。她说自己小时候是如何在艰苦岁月中熬过，让我发现自己生活得太幸福，太应该怀抱一颗感恩的心来报答父母，并审慎地面对生活。尽管我不懂什么叫真理，但我的情感能够与她共振，这使我相信她的话是对的。

有时候她念叨的时候，眼角会带着一两颗泪珠。她就像鹈鹕在用自已的心血吐露她心中的这些话。她肯定是不希望我看到她掉眼泪，偷偷地转过头去擦泪珠。她饱经风霜，所经历的痛苦无法想象，父亲常年在外打工，而她要撑起家，需要里里外外都打理，每天起早贪黑地忙碌，干的活很辛苦，生活的沉重担子早已让她喘不过气来，她的眼睛布满血丝，脸很瘦削，身子有些佝偻，走起路来仿佛风都能吹倒。她早把自己当作了一艘渡船，不管遇到多大风浪她都会咬牙支撑着挺过去，为的只是让我——作为她的希望能顺利到达彼岸！渐渐地，我发现母亲的唠叨就像一首歌，一首隽永的歌，只是需要用心情去体会。

我不想让她过度为我操劳，更不愿意令她有失所望，我尽量做得出色，将人生的每个时期该有的动作按规定做好，从五分、六分、七分……到最后达到十分。我取得的每次荣誉她最开心。之前没见到她怎么笑过，但这时总是见她笑了，我觉得这才是她应该有的模样！后来，我因为忙于追求自己的事业离她越来越远，耳边便已听不到她的唠叨，然而我的耳畔却时常会飘过她的絮叨：要把事情干好……这大概就是那首歌的余韵吧。

我从小就听母亲“唠叨”，偶尔听听倒也觉得新鲜，但后来就有些耳熟能详了。可是母亲就是“唠叨”个没完没了。到了入学读书，我总是贪玩，老忘记学习，母亲发现了，又唠叨叨叨，快做作业去，不撒劲读书将来就会糟糕，我们就是吃了没读书的亏……我开始还没听进去，但是，过了片刻，母亲又回来了，她又要唠叨了，“你怎么还没走，玩能有什么出息，去搞学习吧……”我被她这么一唠叨，就没心思玩了，撇下同伴走了。

我回屋里发现房间冷冰冰的，一个人默默地低头做着功课。我的心也许还没进来，还惦记着那游戏上。我思考着将来该用什么办法“应付”母亲。办法总是想出来的。我可以躲到她看不到的地方玩。

可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我躲不过母亲，她有一双千里眼，一下就知道我躲哪里去玩了。邻居家、小河边、山坡上……她一出现，手里一定还拿着一根竹筒，嘴里唧唧喳喳“不学习看明天不去吃西北风！干脆别读了，送进学校……”我牵着那根竹筒一次次被她拎着回家去了。

我端坐在书桌边，开始写字。她也搬来把椅子坐在我旁边，手里还端着一个筐箩，大概是针线活儿，她一坐就准又开始念“紧箍咒”，着实可以令孙悟空头疼三天两夜。“毛主席讲：世界是我们的，也是你们的，但归根结底还是你们的，你们要好好学习……你知道不，我们那时候是家里穷，姊妹多，条件差，没读书。你还算有条件，全家人只要你用心读，别的事不用操心……”她没完没了的说了一箩筐，什么大道理、小道理她都搬出来了。我只得硬着

柚子花又香

黄燕妮 文/图

保“柚”平安、“柚”缘相见、健康与你“柚”约。柚子的果语和寓意是代表着吉祥，柚子的“柚”和庇佑的“佑”同音，柚子即“佑子”，被人们认为有吉祥保佑的含义，并且“佑”和“有”谐音，是“大柚大有”的意思，除去霉运带来好运。

因了人们对美好的向往和读音的缘故，柚子成了水果族的宠儿。柚树也解人意，从不辜负期待。

我家院子里有棵柚树，不知是何年栽的，树浑身长刺，树干很粗壮，像巨人的手臂。根茎本是露出地面的，每条都延伸到很远，可是现在，被泥沙填平了，无法看见。整棵树看上去饱经风霜，枝繁叶茂。

柚树开花时是院子最迷人的时光，扑鼻的香味弥漫小院。

柚子花开放在乍暖还寒、雾气缭绕的春天里，朦胧中的柚树更是典雅，柚叶斑斓中透着水珠，晶莹闪亮，像刚出浴的青衣般妩媚动人，枝叶间布满了星星点点的“米粒”，粉粉的，白白的，那就是初开的柚花了，虽只是小小的微粒，但依然养眼、闪亮，透着幽香。微风过处，柚叶上的水珠滴下，你一定是先闻到香气才发现花开了，柚子树纯白色的小花朵们都隐藏在郁郁的绿叶中，一点不张扬，但它散发的香气却异常清透，很容易就沁入心脾。它没有玉兰甜蜜，没有蔷薇浓郁，只是淡淡的包裹在你的周围，不知不觉中就会融入其中。

柚子花通常成簇的生长在枝条顶端，含苞时呈子弹形，一旦绽放，洁白鲜嫩的瓣会迸开甚至反卷，让鲜黄色的花粉与黄绿雌蕊更显凸出，在油亮翠绿的叶烘托下，黄绿白纱格外耀眼。在晴好的天气里常引来各种各样的蜜蜂，它们一厢情愿地围绕在黄绿白纱的花朵盘旋飞舞，从这一朵到那一朵，从不停下追求的步伐。

儿时，开花的柚子树下，就成了姐妹们的乐园。我们将含苞的柚子花摘下，夹在耳边当耳环，扮娘娘过家家。玩累了，扯几根棕树叶编花篮，缠着隔壁姑婆给我们讲当地“港龙潭”“老虎坑”的故事，用客家话唱原生态的《采茶歌》……伴着花香，歌声绵绵，笑声不断，整个小院在沉醉。

柚花很会坚守，那长长的花蕊总是牵着花蒂，即使凋落也不愿与花蒂分离，那是它对新生命的依恋——花蒂上那碧绿的蒂珠是柚子的雏形，是柚花生命的延续。小小的蒂珠，宛如颗颗珍珠，当金色的秋日来临，它将成熟为累累的硕果，装点出一份美丽。生命的力量总是无穷，柚花走了，却成就了柚子的生命，承载着春的希望，把一份丰华写进秋天。

秋天，到了柚子成熟的季节，柚子树上就挂满了圆圆的果实，有的略显棱角。柚子的外表并不好看，皮硬硬的，略显粗糙，黄中带绿，上面有许多墨绿色的小斑点。它没有苹果那副



涑口古樟

罗祖国

樟树，是南方极普通的一种树。大道旁一排排儿的清幽靓丽；广场边庭院里的两三棵似伞盖的张扬；农家在樟树的遮蔽下风情满满；乡间的坝前路口大大的一棵。南方的人们着实的喜爱她，但凡有人聚居处都会有她的陪伴，野外随时随地都留有她的身影。虽然，她没有白杨树的挺拔伟岸的英姿，没有杨柳的飘逸婀娜身形，说不上珍稀名贵，但她四季常青，枝繁叶茂，一团团儿的像绿色的大蘑菇，在阳光的照耀下闪烁着绿油油的亮光。

樟树繁殖力强劲，适应生长的地域广泛，且具有驱虫防蛀的天然本能，自然生长的数量繁多。因其主干粗壮，木质纹理缜密，抗燥而不开裂，可划为板，是上乘的木雕材料，再者，樟树的整个儿是制作樟脑的原材料，可药用，经济价值可观，古谚云：楠木是金，樟木是银。因此，逐利的人们往往将可用者伐之，上古的樟树少之又少。虽然如此，我所处的方圆百里区域内，仍存留着有两棵很知名的古樟。

一棵是“桥头樟”。涑口城区的南边，涑水河自东向西傍城流过，南向入城的大道有大桥横跨涑水河，桥的北头就有一棵古樟。因他所生长的位置特别，人们俗称“桥头樟”。“桥头樟”不高，主干矮墩粗壮，四人才能合围。矮矮的树墩儿上几根粗大的枝向四周旁逸斜出，盘散开来，横伸数米。整树高不过五层楼，阔宽的树冠，茂盛的枝叶簇拥着，密密匝匝的一团，宛如不规则的巨大的绿色华盖。

我的居住地距“桥头樟”约一公里。据邻居居民说：“桥头樟”原为土地庙前的风景树，世代乡民如有破土作为，必于此处祭祀土地神灵，祈求土破土平安；乡民终老下葬，必举行祭祀，祈求入土为安。几十年前，土地庙庙宇被破坏，但这棵樟树却留了下来，久而久之，周边的人们将心中的土地神寄托在这棵树上。近年，城市建设，此地被列入开发区域，某日，整地的挖掘机在此施工，周边的人们群起诉求，要求保护古樟。后来，经政府主导，各方协调，达成共识，留下了这棵古樟，规划了属于她的生存空间，且为她堆砌了专用的凸台，待开发收管，群楼矗立，约三米高的圆锥体凸台，红色瓷砖贴面，凸台上的古樟，依然展示她独特浓郁的绿色风采，格外的靓丽惹人。

我曾无数次的漫步于古樟下，禁不住地驻足歇息。抬头，一睹碧绿的穹隆，仿佛是天然的庇护之所，又似乎是心灵的慰藉之处。春夏天，樟树下煦风吹拂，樟香袭来，清爽荫凉，老樟叶儿在徐徐的飘落，踏着薄薄的一层黄里泛绿叶毯，仰头看，满树的新叶勃发，嫩绿旁游，在绿色勃发的季节里，新叶与老叶无缝对接，魔幻般的悄然变换，演绎着永葆的青春。

另一棵是“码头樟”。距城区约40余公里的南面有个“红石码头”，位于湘江的东岸，码头旁有棵很大的古樟，人们习惯称之为“码头樟”。

时值秋日，受朋友邀约，专程去“红石码头”赏樟。一路上，漆黑的油路平整如镜，车在一排排的樟树间穿行，车窗外，青山碧水，满眼是绿，白墙红瓦在绿色的世界里若隐若现。

“码头樟”临江生长，枝叶茂盛，主干高约十米，五人才能合围，三两根粗大的枝横斜出，向江面伸展，树干整个儿的向江面倾斜，仿佛江岸向江面斜撑出庞大的绿色伞盖。树下便是码头，码头不大，是十分简陋的原始小野渡。

古樟树下的码头旁，有一老者。当我问及古樟的由来，他说：听老辈人说，早年，江两岸的乡民多依赖江上交通，人员往来，物品运输，“红石码头”很是繁忙。因码头远离山坡，夏日日照强烈，往来的人们炙热无比。某日，大慈大悲的观音天上云游到此，发现码头的人们炙热难耐，于是在此抛下一根树枝，不日便长成一棵大樟树。自此，往来码头的人们在樟树下歇了歇脚，热了纳凉……老者身后坪地上，铺了一块席大的白色薄膜，薄膜上躺着些樟树掉落的紫黑色的种子。我指着那片薄膜问：老伯，这薄膜是……老者笑着回说：我接些樟树掉落的种子……带回去往地里随便一扔，来年就会生长出樟树苗来。就像这江水，不知她带走多少种子，长出多少大樟树呢……我好奇地拿起一粒紫色的巨大的种子，手指间一捻，紫黑的汁液很是油腻，一闻，樟香扑鼻而来……老者见此，说：你这手指头得紫黑色的十天半月，咋办法也洗不掉……这樟树神着呢，千百年来，江洪冲刷不倒，阻绝伐伐相向，那年头大炼钢铁，砍了好多的古樟，唯独她留存下来。

别过老者，我矗立江岸，俯瞰南北往来的湘江，清澈的江水，缓缓流淌，波澜不惊；精远看古樟，像一艘绿色的帆船，在和煦的阳光下，在轻风的吹拂下，徐徐向前远航……

“桥头樟”和“码头樟”应是涑口城区最古老的樟树，她们是人们心中的地标。经林业部门考证，这两棵樟树树龄在800年至1000年。千年的风雨沧桑，数十辈人间历练，但两棵古樟得以留存至今，不得不令人感慨。

